

长篇历史小说

陈农村
顾峰 一著

齐桓公



齐鲁书社

长篇历史小说

齐桓公

陈农村
顾峰

著



齐鲁书社

长篇历史小说

齐桓公

陈农村 著
顾 峰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 插页 282 千字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5333-0616-3

I·198 定价:16.80 元

序

山东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 刘蔚华

在我书案上，摆放着一部陈农村、顾峰同志创作的历史题材的长篇小说《齐桓公》。展卷，耳目一新，引人入胜；掩卷，思绪翩翩，回味无穷。这部作品，所描述的是一个古老而遥远的时代，所叙说的是一系列往昔流传下来的动人故事。读者可以从中获得颇富教益的启示，也可以领略其中饱含哲理的历史真谛：得人才者得天下，民心顺而国富强，经济兴则霸业成。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当历史演进到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一统天下，逐渐被“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纷争局面所代替。古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分化、大变革、大转折的时代。这个时代，上承夏、商、西周的统一王朝，下接王室衰微、七雄并立、诸侯争霸的战国局面，从而使古代中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完成了一次社会形态的历史飞跃。春秋时代，诚如其名字那样，既有着孕育新社会制度的盎然春意，又存在促使旧社会制度解体的萧瑟秋风。正是由于这个时代矛盾迭出，风云激荡，波澜壮阔，“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涌现出一大批叱咤风云的时代先驱。他们登上历史舞台，革故鼎新，斗智斗勇，争雄天下，以其卓绝的言行绘制了春秋时代万花纷呈、百舸竞流、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

春秋五霸,齐桓为首。齐桓公之所以能够“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一代霸主,就在于他能够胸怀大志,不计前嫌,唯才是用,于是便有了鲍叔牙荐贤,拜相管仲,设馆纳士,四方贤能纷至沓来的兴国举措;就在于他能够体恤民情,重视农桑,经济立国,于是便有了“相地而衰征”,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行牛耕之法,用汲水之道,释官女而盈府库的强国方略;就在于他能够广开言路,锐意改革,严修内政,于是便有了兵民合一,“三选”用人,“六柄”在握的治国要道;就在于他能够尊礼慎兵,联强扶弱,尊崇王室,于是便有了尊王攘夷,会盟诸侯,兴师救燕,兵拥太子的成霸壮举。诸如此类,都系于一连串动人的历史故事之中。长篇小说《齐桓公》的可贵之处,不仅仅是因为它使这一历史得以艺术地再现,也不仅仅是因为它重塑了春秋历史人物的文学形象,更为重要的恰恰在于它以社会科学的眼光,浓墨重笔地揭示了齐桓公的用人之道、为政之道、强国之道和成霸之道,发人深省。

这部小说内容丰富,广征博引,但尊重历史,注重历史的丰富性和科学性。在史料发掘上,既有严肃考证的文史知识,又有探幽发微的传说掌故,颇具历史科学之造诣;在艺术描写上,既有激越磅礴气势的渲染,又有涓涓细流般柔情的回荡,颇见文学艺术的功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展示了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壮丽的一页——春秋时代,并聚焦于五霸之首、齐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齐桓公,客观公允地揭示其成功和失败、伟大与渺小、明察与昏庸,劝世之用心,溢于言表。唯其如此,与其说这是一部历史小说,毋宁说是一部历史教科书。

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之巨流,春秋文化实为中华文化的源头,而齐鲁文化则是春秋文化的主流。齐文化与鲁文化同出于

周文化一源,但又各有千秋。我曾在自编的《新三字经》(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中对齐鲁文化的特点作了这样的概括:

昔山东,齐鲁邦,肇于周,踞东方。

鲁崇文,宗周公,仰孔孟,出文圣。

创儒学,重礼仁,倡德治,教化明。

齐尚武,敬太公,尊管晏,有武圣。

传兵学,贵经略,善帷幄,图霸业。

作者在小说创作中,对这些特点是了然在胸的,他们通过人物和事件的描写,形象而生动地体现了齐桓公和管仲的民本思想、法制思想、经济思想和他们励精图治的策略意识,字里行间不时地给人以强烈的现实感。作者在追溯历史,描写人物时,注重在剔除糟粕,取其精华上下功夫,较为完整系统地阐扬了桓管的学说和业绩。反映在书中的那些妙语连珠的议论,出奇制胜的谋略,超越时空的智慧,出人意料的机敏,淋漓尽致地突现了齐文化深刻的涵蕴。从这个意义上说,这部长篇历史小说,不仅在文学创作上有填补空白之功,而且对弘扬齐文化,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也是一大贡献。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能映照出美与丑;历史是公正的审判者,它能判别出是与非;历史又是教科书,它能扬善伐恶,训导来者。我们重温历史,不是为了给帝王将相歌功颂德,替封建王朝树碑立传,而是在于以史为鉴,借古以识今,在古人的成功中汲取经验,从其失败中借鉴教训,把我们今天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向前推进。我想,这大概就是《齐桓公》一书的创作主旨吧!

1997 年 3 月于济南

目 录

第 一 回	连将军葵丘兵变 齐襄公离宫丧命	(1)
第 二 回	鲁庄公兵拥子纠 高上卿暗召小白	(13)
第 三 回	乘外患雍廩谋乱 集众力桓公破敌	(24)
第 四 回	烹乱臣桓公立威 谋救友叔牙请命	(33)
第 五 回	公子偃捕杀子纠 鲍叔牙回朝荐贤	(42)
第 六 回	管夷吾朝堂对问 齐桓公登坛拜相	(51)
第 七 回	用曹刿长勺得胜 战郎城齐宋败绩	(63)
第 八 回	献美味易牙得势 戕自身竖貂进宫	(73)
第 九 回	问乡情闾丘拒赏 察社鼠易区被黜	(85)
第 十 回	愚公谷愚公不愚 平陵邑平陵不平	(94)
第 十 一 回	访圣迹隰朋进谏 夺息妫楚王逞凶	(104)

第十二回	图霸业众臣议政 揽人才设馆招贤	(115)
第十三回	北郭氏谈天说地 东郭垂察颜观色	(131)
第十四回	论兴商各执己见 行交聘府库财空	(140)
第十五回	察市场宁越受辱 保禄位易牙灭亲	(150)
第十六回	定细则招商留客 施小计谋赚鲁梁	(159)
第十七回	巡后宫晏娥得幸 议弊端制定对策	(170)
第十八回	淳于浩巧言饰过 管相国引咎自责	(183)
第十九回	尊王室派使朝觐 开霸业北杏会盟	(193)
第二十回	雪国耻曹沫劫盟 识贤才宁戚受爵	(205)
第二十一回	施才智宁戚服宋 展宏图桓公谋楚	(216)
第二十二回	复君位姬突回国 拥霸主九国定盟	(225)
第二十三回	楚文王袭蔡胁郑 郑厉公入周勤王	(234)
第二十四回	结婚姻齐鲁通好 娶卫女桓公忘忧	(243)
第二十五回	用贤相楚国崛起 遭兵祸燕侯求援	(253)
第二十六回	伐山戎出兵救燕 过谷口直捣令支	(262)
第二十七回	遗空城丞相设计 出迷谷老马识途	(273)

第二十八回	齐桓公离燕赠地 仲孙湫入鲁察情	 (283)
第二十九回	鲁闵公夜市被杀 姬庆父河边自裁	 (293)
第三十回	齐桓公享乐消志 卫懿公好鹤亡国	 (301)
第三十一回	救邢卫桓公得众 伐蔡国竖貂泄密	 (311)
第三十二回	逼汉水责楚缺贡 盟召陵两强息兵	 (321)
第三十三回	贡菁茅屈完入周 扶太子八国会盟	 (333)
第三十四回	世子华乱国被囚 太子郑得助继位	 (340)
第三十五回	管夷吾曲谏封禅 鲍叔牙直阻铸钟	 (349)
第三十六回	勾伊戎太叔谋乱 撑危局宁戚代相	 (363)
第三十七回	国势衰霸业难继 贤相危大厦将倾	 (372)
第三十八回	管仲歿举国哀痛 叔牙死朝野不平	 (380)
第三十九回	封宫门桓公身亡 据朝堂公子争位	 (389)
第四十回	平齐乱宋国践约 主国丧孝公挟仇	 (403)

第 一 回

连将军葵丘兵变 齐襄公离宫丧命

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 686 年),齐国的边邑葵丘。

骄阳似火,热浪蒸腾,灰蒙蒙的田野上弥漫着尘雾,连终日劳作的农夫也少有露面了,可见这炎热不同寻常。几棵半枯的老柳树上,一群蝉高一阵低一阵地嘶鸣着。

军营内,兵士们袒胸露背,大汗淋漓,黑黝黝的肌肉闪闪发光。兜鍪、甲冑、矛戈散乱地丢在地上。军令森严之地,如此景象,没有长官出来约束、训斥,兵士们放肆地串来串去,三五成群地议论着一个令人焦躁的消息——

“唉,听说去临淄的信使回来了,说是主公叫咱们的戍期再延一年呢!”

“再延一年?管将军不是说主公以瓜熟为期,把咱们替回吗?”

“再说,军士戍边,一岁而代,这是定制呀!”

“哼!啥定制不定制,还不是凭主公一句话吗!”这个愣头愣脑的兵士气愤地把顶在头上遮阳的盾牌猛地摔在地上,扶在战车旁直喘粗气。

“俺老爹卧病一年了,还等我回去照料呢!”

“唉,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谁家没有事啊!我媳妇应是五

月临产，俺这当爹的还不知是男是女呢？”

无可奈何的悲叹。

“唉，你看这浑身的疥疮，在这里一年年拖下去，还不如痛痛快快地战死沙场呢！”

一个躲在战车下乘凉的兵士探出头来说：“主公大概又到嵯地去和文姜幽会了吧……”

几个靠在车边的兵士听了，急忙向大帐一指：“嘘……”

车下说话的人缩了头赶紧把话打住。

闷热的军帐内，戍边的大将连称，满脸杀气，焦躁地在帐内走来走去。他突然拔出剑，重重地砍在几案上，大声吼道：“昏君如此无道，不如杀之！”

副将管至父赶紧站起身来劝止说：“如此大事，将军不可激愤！”说着向帐外指了指。

“哼！怕什么，你没听见众军议论吗？正是军心可用呢！”连称说着，两眼冷冷地盯住管至父，“我欲行大事，管将军可否助我一臂之力？”

连称两眼喷出的寒光，使管至父打了一个冷战，他知道，如果说出一个“不”字，即刻便死于剑下。其实，管至父何尝不恨呢，他平静地对连称说：“如欲举事，先定所主，国中有主，方可不乱，如杀诸儿，再拥立何人为君，将军可曾想过？不然，不仅徒蒙弑君之名，且你我性命难保哇！”

“啊，我只恨昏君无道，虑不及此，不知管将军有何高见？”

管至父凑近连称，压低嗓门，斩钉截铁地说：“必先寻一与主公有仇又可代而为君者，方可举事！”

“嗯！”连称点点头，盯住管至父说：“你必定成谋在胸，何不快快说来！”

“公孙无知，其父仲夷年与先君僖公是同母兄弟，所以无知

自幼在宫中长大，僖公待如亲子一般，衣服礼数与世子无异。待诸儿继位后，却将其品秩消减大半，所以无知怀恨已久，早就想杀诸儿以代之，只恨无人相帮。如今可派人送去密信相约，里应外合，大事必成！”

“好！”连称将剑“咔”地一声收入鞘中，将几案一拍说：“此计甚好！我妹在宫中早已失宠，亦怀怨恨，可嘱我妹与无知合计。二人都在宫中，主公有何动静，即可通报，待有机可乘，便可动手。”

“既然如此，事不宜迟。夜长梦多，走漏消息，反为不妙！”

连称听了，立即修书一封：

公孙一向受先君如嫡之宠，今被削夺，国人皆为不平。今主上昏淫无道，政令无常，葵丘之役，及瓜不代，三军将士，皆怀愤恨。公孙受先君之爱，理应有继位之份，如共除昏君，我等当竭力拥戴。我妹连妃在宫中可做内应，机不可失，慎之！秘之！

公孙无知收到连称的密信，立即差一亲信使女入后宫将连称密信与自己亲书一起呈与连妃，书中答应，事成之后，立连妃为夫人。

连妃接到亲弟连称与公孙无知的书信，立即答应，一场宫廷之变的阴谋在紧锣密鼓中悄悄进行。

此时，不知死期将到的齐襄公正在齐鲁边境的行宫中与亲妹文姜纵情淫乐。

齐襄公，姓姜名诸儿，齐僖公长子。虽然生得仪表堂堂、气度不俗，却是个生性奸邪的酒色之徒。诸儿有一同父异母之妹，生得眼如秋水，面如芙蓉，而且口齿伶俐，博古通今，颇有文才，所以取名文姜。诸儿与文姜，一个俊男，一个美女，自幼在宫中

倍受宠爱，两人亦耳鬓厮磨，毫不回避，待两人长大，情窦已开，你贪我爱，渐渐越出兄妹的界限，虽在宫禁之内，也不妨时时地偷情做爱，国中之人，无不知晓。僖公虽然痛加斥责，也知两人之情难以禁绝，所以急急将文姜出嫁为鲁桓公夫人。后来文姜与鲁桓公回齐归宁，此时诸儿已继位为君，两人旧情重续，文姜竟然终日与齐襄公姜诸儿在内宫作乐，将鲁桓公冷落于宾馆之中。鲁桓公七尺男子，堂堂一国之君，怎能忍受得如此耻辱，便带人闯入内宫质问。文姜自知理屈，面红耳赤，无言以对。齐襄公见事情败露，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派公子彭生将鲁桓公杀于车中。鲁桓公灵柩运回鲁国，文姜与齐襄公奸情及鲁桓公死因在朝中传开，国中群情鼎沸，纷纷请兵报仇。老大夫施伯深知齐强鲁弱，不可意气用事，他站在朝堂上声嘶力竭地喊道：“诸位万万不可轻言兴兵之事，以鲁国之力，如以卵击石，徒取其败，且如此暧昧之事，不宜张扬，不如权且隐忍，请齐侯治公子彭生之罪，暂息众怒。当务之急，即立世子继位，以定人心！”

众人听了施伯之言，遂罢兴兵之议，一面立世子姬同为君，是为庄公，一面派使去齐国请齐襄公杀彭生以谢鲁国。齐襄公自知理亏，无法掩饰，鲁国之意，正好给他一个下台阶梯，于是当着鲁国使者的面，指责彭生之罪，喝令推出斩首。彭生自杀鲁桓公后，一直自恃功大，等着襄公的封赏，如今反受死罪，如何不气？当面骂道：“昏君！这一切均是听命于你，如何又委罪于我？”

襄公怕彭生说出详情，一挥手，喝令速斩。彭生被拖出朝门还破口大骂襄公不止：“我生不能报仇，死后变为厉鬼也要取你性命！昏君！昏君！……”

彭生的叫骂声传进朝堂，众臣都互相传递着眼色，襄公两手掩耳走入内室去了。鲁使也自回国复命。

鲁桓公被杀之事，两国暂时以此了结。紧接着鲁庄公又派专使迎母亲文姜归国。文姜一则与齐襄公贪欢恋情，一则自觉无颜归国，行至齐鲁边境的禚地不再前行。鲁庄公难违母命，只好派人构筑馆舍供文姜居住。这不仅遂了文姜心愿，也方便了齐襄公。襄公不时以田猎为名前来与文姜相聚。几个大臣或婉词讽谏，或直言相劝，襄公全不理睬。国中纷纷扬扬，都言襄公作此丧天良、悖人伦的事，必生祸乱。国人尽怀惴惴不安之情，与襄公有仇隙之人纷纷伺机而动。

襄公的异母兄弟子纠和小白见国中混乱、危机四伏，襄公又肆意妄为不知收敛，便思出国避祸。子纠的母亲是鲁国人，小白的母亲是莒国人。于是子纠同师傅管仲及大夫召忽出奔鲁国。小白同师傅鲍叔牙出奔莒国。齐襄公得知两公子出奔，不仅不予追究，反而觉得国中少了与他争夺君位的人，心中轻松了许多。

虽然如此，襄公也自知处境不妙，便思谋行一二壮举，借以服众。此时，恰巧郑国大夫高渠弥弑昭公立子亹为君，卫国几个大夫逐惠公立黔牟为君，这两国的新君都为乱臣所拥立，并无王室的册封。齐襄公心想：这两件事都是大题目，如能借王室名义，率诸侯讨伐两国，除其内乱，定其君位，不仅能立威于诸侯，且能平息国中议论，于是齐襄公便专力去做这两件事情。

齐襄公借会盟的名义，在首止杀了郑国的高渠弥和子亹，立公子仪为郑君；接着又纠集宋、鲁、陈、蔡四国之兵伐卫，复了惠公的君位，逐走了黔牟。黔牟是周王之婿，齐襄公唯恐黔牟引王室之兵来征讨，便派大夫连称为大将、管至父为副将，戍守葵丘，以防王师来犯。连称临行对襄公说：“戍边御敌，臣不敢辞，不知此次戍守何时为期？”

齐襄公与几个爱妃正尝新瓜，随即漫应道：“待来年瓜熟，寡

人自然派人接替。”

连称虽是从襄公口中讨了一个期限，但一看殿上襄公肆意与众妃调笑的情景，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怒气，毕竟君命难违，只好憋着火气领命而去。原来连称之妹连妃在宫中一向有贤淑之名，只因屡次劝谏襄公与文姜断绝来往，惹得襄公恼怒，襄公对连称也比往时冷淡了许多，刚才殿上那副景象自然又勾起连称的许多怨恨。

连称与管至父驻守葵丘，不觉已是一年光景。一日兵士进瓜尝新，连称想起襄公瓜熟替代之约，便对管至父说：“主公曾言瓜熟替代，为何如今还不见人来？”

“主公虽有许诺，只怕是一年之间早已忘记，何不设法提醒主公？”

“如何提醒？”

“此处新瓜刚熟，正可借机派人进宫献瓜，主公见到新瓜，必然记起瓜熟之约，替代之事也就不言自明了。”

连称听了，点头称是，立即派人精选好瓜两筐，命帐前牙将卞京夫带兵进宫献瓜。

襄公受瓜，并不提起替代之事。卞京夫恐讨不得确信回去受责，只好硬着头皮启奏道：“连、管二位将军命小将顺便问主公替戍之期，请主公明示，小将也好回复！”

襄公正欲品尝新瓜，听了卞京夫的话，将手中的新瓜摔得粉碎，大声喝道：“小匹夫竟敢来扫寡人之兴！将士戍边，唯君命是从，如何倒来催问寡人了？回去告知二将，今年瓜期已过，待明年瓜熟再说！”

卞京夫回至葵丘，如实禀报，连称如何不气。管至父一向沉稳持重，虽然平时不露声色，但知国中情势，所以谋杀襄公之事，

与连称一拍即合。管至父又将襄公丑事及拖延戍期之情有意传播于军中，兵士议论纷纷，情绪愤慨，都把怨恨集中在襄公身上，连称与管至父亦不约束，只等宫中消息。

一日，连称得到公孙无知密信：“十一月朔日，主公前往贝丘围猎。”

连称、管至父随即密传军令，带兵潜至贝丘埋伏，只等襄公到来。

再说齐襄公自伐郑、卫之后，自以为功高盖世，诸侯威服，就是周王室也奈何不了他，早把国中的危机抛在脑后。他去谿地与文姜相聚数月，见院中秋风飒爽，落叶纷纷，便别了文姜起驾回宫。此时朝中大臣虽不无劝谏之人，但都知襄公立身不会长久，所以大都敬而远之或虚意应承，几个妃子更不如文姜中意。襄公在朝中待了几日，便觉索然无味，传令备车前往贝丘围猎。贝丘离临淄不足百里之遥，这里田野平阔，草木繁盛，野兽众多，一向是齐君围猎之地。离贝丘不远的姑棼早就建有离宫，襄公一行先至姑棼离宫歇息，第二日，驾鹰引犬驱车，杀气腾腾，径奔贝丘而来。此时正是秋冬之交，草枯林稀，野兽时隐时现，襄公见了兴致更高，传令放火焚烧草木驱赶野兽。霎时间，浓烟滚滚，火借风势，越烧越旺，草木中的野兽隐蔽不住，狂奔逃窜。襄公喝令纵鹰放犬，合围射猎。顿时，喊声四起，鹰追犬逐，弓箭乱飞。正在此时，从林中奔出一只牛犊般大的野猪，左冲右突无路可逃，直撞襄公车前。那野猪獠牙巨齿，张开血盆大口，前腿立起，发出凄厉的吼叫。襄公猝不及防，大吃一惊，只觉得毛骨悚然，朦胧之间，好像是公子彭生张眉怒目向他扑来。襄公惊叫一声，跌下车来，待众人扶起，已是左脚跌伤，脚上的一只丝纹屨也不知丢失何处。跟随出游的近臣石之纷如、孟阳合计一番，传令

罢猎，载襄公回离宫歇息。

襄公精神恍惚，一张似人似猪的脸在面前时隐时现。他忽然想起彭生临死时大叫要作厉鬼索他性命，心中更加恐惧，又加之左脚疼痛，心烦意乱，辗转反侧不能入睡。此时，侍人费在旁服侍，他唯恐襄公深夜着凉，将锦被轻轻盖于襄公身上。襄公看见侍人费，想起丢屨之事，不禁怒火突起，拿起皮鞭就打，直打得侍人费皮开肉绽方才住手，又喝令侍人费去烧热水擦洗伤脚。侍人费忍痛含泪而出，刚去厢房生火，忽见寒光一闪，被刀逼住。

“昏君何在？”声音低沉而严厉。

侍人费在月光下认出是大夫连称，赶忙应道：“正在寝宫歇息。”

连称问罢，举刀就砍。侍人费连忙说：“将军且慢，小人愿为内应。”说着敞开衣襟述说刚被鞭打之事。连称见侍人费满身是伤，血肉淋漓，深信不疑，便放他回宫打探襄公动静速来回报。连称回身去召管至父带兵入宫。

侍人费回转寝宫正遇石之纷如与孟阳，慌忙说：“连称作乱，已经带兵杀到！”

石之纷如一听大惊，即入内室告知襄公，襄公惶惶不知所措，浑身颤栗。

“……卿等快救寡人！”

侍人费说：“若有一人扮作主公卧于床上，主公可潜伏户下乘机逃脱。”

孟阳说：“臣素受主公厚恩，愿代主公赴难！”说着忙与襄公交换衣裳登床而卧。侍人费与石之纷如扶襄公到门后躲藏。

连称等候多时，不见侍人费回报，便与管至父带兵杀入寝宫。石之纷如与侍人费虽死力抵挡，怎敌住连称人多势重，不一会已是身首异处，横尸门外。连称冲进内室，只见一人身穿锦